教学手记——读写一体漫谈之一：关注特殊词语，让熟词也亮眼

原创 孙晋诺 晋诺工作室 2023-06-27 08:29 发表于江苏

说明：应一些朋友的要求，把“读写漫谈之一”也推送出来，原本以为原来发过，翻了一下，没找到，可能是忘记了。

这组小文章若能给您一些帮助，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图片

太多的中学生为写不出、写不顺、写不好苦恼，治病之本在“读”。

很多人为不想读、读不通、读不明、读了无用而放弃读，治病之本在于知道“读什么”。

读什么呢？

读经典，读范本，读一流作品；读这些作品是如何被称为经典的；更准确地说，是凭着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才形成了一流作品的；再准确一点说，读它们的言语形态，即，它们用了怎样的语汇、语句；语汇、语句的言语形态有着怎样的方式、规则、规律，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它需要读者高度警觉的阅读，警觉于它的口吻、气氛、速度、体裁、句法、语法、肌理、节奏、叙事结构、标点、多义性——乃至一切可归为‘形式’的东西。”

我们先从词语说起。

特殊词语，并不是指那些生僻陌生的词语，而是指那些看似平常但被作家使用后又极不平常的词语。所谓看似平常，是因为这些词语从其词典意义来看，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所谓极不平常，是指它的含义、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词典义，它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语境义。阅读的要义在于能不被它普通平凡的词典义所欺骗而能敏锐地捕捉到它因语境而产生的丰富内涵。

为此，要有阅读陌生化的意识。所谓阅读陌生化，是指有意识地与文本的词语保持一定距离的陌生感，所有进入阅读视线的词语，都是我未曾见过的，或者准确地说未曾见过它在这里的特殊样子——语义、功能、特征。让阅读思维时时处在与这个词语的语境义对话之中。

比如，杨绛先生的《老王》开头第一句话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表面看来，杨绛先生无非在叙述他与老王较为熟悉的人情关系，这里面没有任何陌生的词语，也有人把这句解读为表达了杨绛先生对老王的关怀，照顾他的生意等等。这些解读就是不具有陌生化意识而在这些语汇的词典义里滑行的代表。如果这样理解，小学生也就能读懂这篇散文了，其实，这篇散文是不适宜小学生阅读的，因为，小学生不具备语境解读的能力。如果从表达的简洁角度看，“他蹬，我坐”完全没必要，因为，既然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当然是“他蹬，我坐”了，杨绛为何要专门用“蹬”“坐”来表述她与老王的形态呢？其实，“蹬”与“坐”两个字内含了全文的深义，一个“蹬”字形象地阐释了老王这个底层劳苦者的生活状态，一个“坐”则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与老王存在着“蹬”与“坐”的差距，这就是全文的表达基础和内在逻辑结构的框架，只因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距离，所以才有我给老王的关怀和我对老王疏离等种种故事的发生，才有“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主旨构成。因此，阅读，不可因熟见而在语义表面滑行。

一个词语精妙不仅在于它与全文主旨的血脉相连，还在于它的内涵层次是可以多角度多层次解读的。从语境角度看，文本中的每个词语也都具有“十月怀胎”的过程，不是凭空产生的，上有根源，下有流脉，中有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多角度审视。因此，阅读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智力活。

笔者让同学们读莫言的《卖白菜》找出最敬佩的“特殊词语”。

《卖白菜》写我与母亲为了解决急困之事把家里仅有的三棵白菜卖掉的故事，其中，因我帮算账时多算了买菜老人的一毛钱，三棵白菜被退了回来，为此母亲极为痛苦。

邹享豫同学敏锐地发现“然后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这句话里的“蹲下”“帮扶”“站直了身”都词语的不同寻常，因为，三棵白菜并没有多少重量，可是母亲的行为举动却像背了几十斤重的东西，这些词语的背后正“是饥荒，是寒冷，是贫困，是常年弯腰劳作对母亲身体带来的伤害”的表现。因此，这些词语是平常普通的，可是，平常普通的词语真实地反映了异常的生活事实，便放射出了艺术的光芒。因此，对人物、事件本质的反映，才是词语使用的基本原则。

韩冠骊同学认为“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中的“发呆”一词是最让他敬佩的，他解释道：这就在于它与平常发呆的意思，有着巨大差别。日常中发呆意思为因失去完成目标动力、而无所事事。但原文中则与之大相径庭，文中发呆有三层内涵：指母亲面对悲惨生活的无奈，母亲在内心纠结如何处理“我”不诚信的行为，思考“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在一千余字的赏析文字中指出：“母亲有两个烦恼，一个是现实的窘境，另一个则是精神层面的出乎意料：即我卖白菜不诚信。母亲仅仅告诫批评我不诚信的行为，而并没有怨天尤人，哀怨现实。母亲的精神纯洁正直，高于现实生活；同时也塑造了母亲坚韧悲苦的形象”“全篇文章人物只有三位，我、母亲与老太太。在一定程度上，母亲的精神形象与其余两人构成二元对立。为什么呢？其原因在于‘我’与‘老太太’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偏离了与人为善的美好人性，而转向最原始层面的‘为私’，但是母亲却一直保持诚信和善的良好品质。发呆’一词让母亲形象崇高而悲苦。”

对“发呆”一词的解读不是单维平面的，而是多维立体的，通过一个词语把整个文本读得更加丰厚。

杨子羽同学抓住一个“泪”字解读出我涌出的泪、母亲充盈眼眶的泪、母亲挂在腮上的泪分别为天真的泪、悲楚的泪、理想破灭的泪。读出了同一个词语不同语境里的不同内涵。

方书行同学发现“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的“沉”字别有洞天，“‘我’的沉，不是羞愧，不是担心母亲的责骂，也不是对于未能卖出的失望，而是一种恨。”他用一千二百字阐释了这种“恨”的社会背景及人的心理变化，他指出“贫穷真的会摧毁一个人，改变他的一生。‘为何’而沉？还是为‘何’而沉，他们无法思考，也无法选择。这就是贫穷的悲哀，人性的沉论”。沿着一个“沉”字从文内走到文外再回到文内。

孔一江剖析了“终于挨到了集上”的“挨”字。这个“挨”字并不仅仅写出在饥饿里走完三里路的艰难，进而指出文中的每个细节都是在“挨”，挨冷受冻，老太太的指责和羞辱，挨生活的折磨与欺凌，从一个文中可见的“挨”字读出了文中多处未用“挨”字却拥有了“挨”字的内涵来，从有到无，从实到虚，把阅读空间向文本里拓展。

凡此种种，词语之妙用随文变化，但万变不离宗，能准确、深刻呈现文本主旨的词语才是佳词妙语。

检验阅读效果的最好方式是写作。为此，设计了这样的写作练习。

写作小练习

请在“ 的生活”的横线上填上一个词语，构成完整的题目，写一篇小短文（尽量不超500字），选择生活小镜头、记忆小片断，写出你独到的感受，写出平常词语的异彩来。